

南
雷
文
定

南雷文定 後集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龍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叅議磻礎岡公神道碑銘

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叅政籲之丘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遼陽靳治荆較訂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

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
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
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裡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
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
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亾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綱
毀素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
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
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
後能成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
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

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阨。至於末造。清議不襲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

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歲則雜以俘戮

如陳純德等

逆阬

之難則雜以牖厥

如丁乾學等

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

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
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
廓清之功矣

先師戴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

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我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攪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氷融霧釋

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玄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舉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閭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爽陰羽葉幣獻書而使三

家學究定其綿蕞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顓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觀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在者義與董湯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

而興者矣。顧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取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見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

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
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
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
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
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朱元
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
恭鶴山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
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
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
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

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湏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貌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

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
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
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玄揭傒
斯張養浩宋瑛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
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浚整雅齋
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
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
濟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
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
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

知

咳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
山之間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
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
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
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救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
沙之爲詩人而淡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
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
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
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

情○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
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
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
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
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狗○家○數○是○以○宙○滅○宇○
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
宙○也○今○人○論○詩○大○槩○如○是○寒○邨○之○性○情○湔○汰○秋○水○表○
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
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
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
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
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
岳詣余於黃竹巾之以幣老嫺因循忽忽三年頃見
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謹鵠鷖是責余之爽約
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窻蜀山青翠勉
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
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

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鬼園四六支那
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
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
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螻在東莫之敢
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既有言
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
如楞嚴之叙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
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
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
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

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
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
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宗○
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
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謹○守○
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
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粧○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
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旣○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
非○并○不○顧○已○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
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

於習染之。幾幾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
圓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端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

孟襄陽之體也。雖醎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歷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正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掇以少陵爲獨得。掇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

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
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
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
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
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珣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
屑就太倉遂肆其譏諱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
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
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
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浸浸入於

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
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
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
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攀
虎跋壯士囚縛隴勇鬱遏全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
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颯發少攻舉
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
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艷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
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

水、玄、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浸、浸、乎、而、未、有、已、
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
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淡、爲、秘、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
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畱、其、膚、受、耳、使、君、
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
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關、其、耀、時、而、行、空、角、險、則、北、
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
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
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臯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塲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

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詫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叅同悟真之有倫。春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

七十年來變燹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經抄之等身余篋中墜
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
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夙節之忠臣祭塋贈蔭卹典咸備
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
昌黃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

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夙節最著者十三家有
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
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

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毘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

北科糾拾

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兩登級光祿無匠
何以官殿上而加級非貪緣提徑何以越歲而正位
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親劉宗
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官一案何罪乎疏請榜

示以爲戒勢尤杰異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開僊馮黼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京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巖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亾爰也請以蟾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灰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彥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享

告廟賦詩悲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借爲營房
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學者四
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
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
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
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
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
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
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
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

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
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
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
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
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
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
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
姚江東去至此而合廼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
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葯房
蔥嶂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灰而不亾者庶幾其

文選之

南雷文定

卷之一

九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廼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畢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

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
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
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
之宿畱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
律詩五七言各六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
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
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
之花嶼厥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坵多懷舊維
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寧禪師仲猷嗣明太祖

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
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
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
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
采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
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圭蔡希顏
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
茲山第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
翳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西緒續重建佛
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

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屢筮雲委聿興工作窈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汗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坌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

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能
井鳥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
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
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
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
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
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尙
以叅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叅學之願不
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
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

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
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
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
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椒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剪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春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栢屈其干鬚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欸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茱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

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螭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視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

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鼓九
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窻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
儻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
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
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
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安。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遼陽靳治荆較訂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
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
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塋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
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癯殘頑
鄙不灰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
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父宸濠
之難謚忠烈高祖輝尚寶司卿曾祖金上林苑監丞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才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孰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獲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僕被藥裹一切據攔公微已服用過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

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
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睚眦戟手以分
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
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
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
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
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恇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
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
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

不可謂無益。與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
仇諸葛不能不祀。蜀漢弘範雖遍崖山。未嘗不稱二
王。從來亾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
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
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洲適塋。張信墓道之南。信固
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
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
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亾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
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論。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
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

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二年
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

丁巳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
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
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但已古今成敗利鈍有
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精衛
填海常人藐爲說鈴賢聖指爲血路也是故知其不
可而不爲卽非從容矣宋明之亾古今一大厄會也
其傳之忠義與不得而傳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險阻
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者則文文山張蒼水兩
公爲最烈武林張文嘉甬水萬斯大與僧超直莖蒼

水於南屏之陰余友李文胤謂文山屬銘於鄧元薦
以元薦同仕行朝也今行朝之臣無在者蒼水之銘
非子而誰余乃按公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
世系次第之以爲銘公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宋
相張知白之裔也曾孫集賢脩撰襲自滄州徙平江
集賢子顥又自平江徙鄭九傳至景仁避元末之亂
渡海至高麗洪武初始返鄉里又四傳而張氏以雍
睦名長伯祥舉成化癸卯賢書次璉次玠次璟里人
以孝友名之玠生錫錫生淮淮生尹忠尹忠生應斗
應斗生士璋字兩如天啓甲子舉人仕至刑部員外

郎公之父也妣趙氏封宜人公幼頗弭弛不羈好與博徒遊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恨之然風骨高華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時天下多故上欲重武令試文之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射莫能中公執弓袖矢三發連三中暇豫如素習者觀者以爲奇崇禎壬午舉鄉試東江建義公與錢忠介同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丙戌師潰公汎海依肅樂於滄洲明年松江吳勝兆反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軍以援之至崇明颶風覆舟公匿于房師故諸暨令家以免得間道歸海上又明

年移節上虞之平岡山寨與王司馬相犄角焚上虞
破新昌浙東列城爲之晝閉庚寅滄洲爲行在公復
從之滄洲墮扈蹕至閩海時閩事主于延平遙奉桂
朔主上爲寓公而已公激發藩鎮改鷄首而北之癸
巳冬返浙明年復監定西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
孝陵三軍皆慟哭失聲燿火通于建業題詩蘭若中
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掠瓜儀抵
燕子磯南都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豪傑無響應者
亦遂乘流東下聯營浙東戍戍漢中遣使授兵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延平北伐公監其軍碇羊山孽

龍爲禍海舶碎者百餘義陽王溺焉羊山者海中小
島羣羊乳其上見人了不畏避然不殺殺之則風濤
立至軍士不信執而烹之方熟而禍作於是返旆明
年五月延平全師入江公以所部義從數千人並發
至崇明公謂延平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
定之爲老營脫有疎虞進退自依不聽將取瓜州延
平以公爲前茅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皆西洋大
砲砲聲雷鎗波濤起立公舟在其間風行遲登拖樓
露香祝曰成敗在此一舉天若祚國從枕席上過師
否則以余身爲壘粉亦始願之所及也鼓棹前進飛

火夾船而墮若有陰相之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
議師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頓兵京
口金陵援騎朝發夕至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師水
道薄觀音門金陵將自守不暇豈能分援他郡延平
然之即請公往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
十八日抵觀音門延平已下京口水師畢至七月朔
公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別將以蕪湖
降書至延平謂蕪城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
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辦七日至蕪湖
相度形勢一軍出漂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郡以截

以絕上流一軍拔和陽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新安傳檄毘邑江之南北相率來歸毘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涇縣巢縣含山舒城廬江高淳溧陽建平州則廣德無爲和陽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禡牙相應當是時公師所過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父老扶杖炷香挈壺漿以獻者終日不絕見其衣冠莫不垂涕公撫慰懇惻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蔽官入見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公

考○察○黜○涉○如○州○牧○行○部○事○民○間○不○見○此○儀○者○蓋○十○五○
年○矣○何○而○金○陵○之○敗○聞○公○方○受○新○安○之○降○乃○返○蕪○
湖○初○公○語○延○平○師○老○易○生○它○變○安○遣○諸○帥○分○巡○郡○邑○
畱○都○出○援○我○則○首○尾○邀○擊○如○其○自○守○我○則○堅○壁○以○待○
儻○四○面○克○復○收○兵○磨○至○金○陵○如○在○掌○中○矣○延○平○不○聽○
自○以○爲○功○在○漏○刻○士○卒○釋○冰○而○嬉○樵○蘇○四○出○營○壘○爲○
空○大○兵○謀○知○以○輕○騎○襲○破○前○屯○延○平○倉○卒○移○帳○質○明○
軍○竈○未○就○大○兵○傾○城○出○戰○兵○無○鬪○志○大○敗○延○平○亦○遂○
乘○流○出○海○并○徹○京○口○之○師○而○去○公○之○聞○敗○也○亦○謂○軍○
雖○挫○未○必○遽○登○舟○卽○登○舟○未○必○遽○揚○帆○卽○揚○帆○必○且○

退守鎮江故彈壓列城無有變志遣人至延平請益
百艘天下事尚可圖也已而知其不然北艘千餘截
于下流歸路已梗公以江楚敗問未至姑引舟趨鄱
陽以散亡八月七日次銅陵與楚師遇兵潰有言英
霍山寨可投者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入霍山
界縣有陽山寨寨在山巔可容萬人饒水泉故義師
所據已受招撫聞公主拒之英山有將軍寨轉而至
彼渡東溪嶺追師奄至士卒皆竄公相依只一僮一
卒迷失道土人止之公賂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
而踪跡者衆導脫身去踪跡者得賂乃解然茫然不

知去向念有故人賣藥于安慶之高河埠求一人導
至其所至則故人他往而故人之友識公爲張司馬
憐其忠義導公由樅陽湖出江渡黃盆抵東流之張
家灘陸行建德祁門兩山中公方病瘡力疾零丁至
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人熟公面目改而山行自娶之
東義出天台以達海壖樹蠹鳴角散亡復集庚子駐
師林門辛丑冬入閩海遣客羅子木至臺灣責延平
出師時延平方與紅夷構難殊無經畧中原之志公
作詩誚之云中原方卜鹿何暇問虹梁明年滇上蒙
塵延平師旣不出公復歸浙海甲辰散兵居于懸壘

懸嶼在海中荒瘠無居人山南多汊港通舟其陰巉
巖峭壁公結茅其間從者爲羅子木楊冠玉餘惟舟
子役人而已於時海內承平須南統絕八閩瀾安獨
公風帆浪楫傲岸于明台之間議者急公愈甚係累
其妻子族屬以俟公之小校降欲致公以爲功與其
徒數十人走補陀僞爲行脚僧會公告羅之舟至羅
人謂其僧也昵之小校出刀以脅羅人令言公處擊
殺數人而後肯言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
候動靜船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水杪公得爲備矣小
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緣藤踰巔而入暗中執公并

及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
寧波方巾葛衣輜而入觀者如堵牆皆嘆息以爲晝
錦張帥舉酒屬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
士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後數日送
公至省供帳如上賓公面南坐故時部曲皆來庭謁
司道郡縣至者公但拱手不起列坐於側皆視公爲
天神省中人賂守者得覩公面爲韋翰墨流傳視爲
至寶每日求書者堆積几案公亦稱情落筆九月七
日幕府請公詣市公賦絕命詩我年適五九復逢九
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遇害子木冠玉舟

子三人皆從死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王郵人公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年四十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于鎮江今以再從子鴻福爲後公精于六壬兵屯東溪嶺占得四課陷方大驚而追騎已及羅舟未返占課大凶主有非常之變徘徊假寐卒遭束縛間嘗以公與文山並提而論皆吹冷焰于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可據止憑此一綫未死之人心以爲鼓盪然而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則亦從而轉矣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

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鎮江遁後馳驅不
過三載公丙戌航兼甲辰就執三度閩關四入長江
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經營者不過閩廣一
隅公提孤軍虛唱中原而下之是公之所處爲益難
矣公父刑部嘗教授余家余諸父其門人至余與公
則兩世之交也念昔周旋鯨背螭灘之上共此艱難
今公已爲千載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養
母爻爻自附于晉之處士未知後之人其許我否也
銘曰

廬陵之祠四忠一節文山自許俎豆其列誰冠紹蟬

增此像設曰惟信公終焉是揭西湖之陽春香秋霧
北有岳墳南有子墓公亦有言宦安是附同德比義
而相旦暮前之廬陵後之甬水五百餘年三千有里
一時發言俱同識語天且勿違成人之美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於海外之滄
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於定
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
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瘡殘頑
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
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
之難謚忠烈高祖堉尙寶司卿曾祖金上林苑監丞
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木工部郎中妣胡
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

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驚傳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旣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於觀德殿較閱軍器譴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延杖而入獄門襍被藥褻一切臍爛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蹙蹙戟手以分

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常是時人心恒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弘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

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脉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滄洲適塋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曆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王孟其文集散失止有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曆三宰

正色清簡光燾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
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
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
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
廷華生贈叅政維寧維寧生贈叅政大綸大綸生四
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
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
士往還便能批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
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
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

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案
計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
先人之清芳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
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
往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閣公張子退避地海
濱與柴樓左近歛衽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
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
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廡露君節縮檐石
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公
何而端黨阻山野無寧處閣公從公君亦徙居郡城

前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循董德偕皆新嘗失職
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而之夕聯句之章未嘗
不與偕焉丁亥冬滄師闢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
友范兆芝爲所迎染君脫之於劍鏑以爲君之才固
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
藏之綈裘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撰火之語其子
曰吾奇身代鈞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
恐作災祥耳嗟乎亾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
不閔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
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

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晏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逮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沉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九。亦不聞別有著。擢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

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安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曆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借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塋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陽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出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連緒遠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滄州破君

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諏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妄矣也相國所居雪文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柱歸昌拊據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卿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慘藥何許候湖山鼎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翺君固其族閭閻隱隱終古如昨永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
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
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杜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
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
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
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盤而按指者偏
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
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傲署會
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叙州府推官兵火之後

賊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
爲屋與居民襍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
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
應龍之亂將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
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
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
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
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
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裝娶以行宜賓俞令仁
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

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功
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
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
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
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
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
隱之心遂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
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
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
及風土先生不禁慙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

里青燐白骨累累出草間非彼人世所聞見我輩莅
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
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褊蔽
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
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
蜀也灑潁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
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
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
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代之詔令奏疏策爲一集曰

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人矣先生所著卽續
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間作而天復假之以
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
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菰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
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
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
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
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
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
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

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櫟模械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歎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隣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丘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
於鄉以老母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
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
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游於江陰黃介子餘祺
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
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
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籥獄
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囑中草授起西坐脫而
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

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
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
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佗僚
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
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
角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累累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
已窺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
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欵對
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
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道之比余返棹起西送

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
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
得志於時者往往遇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
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遇於釋氏者鐘鼓仗拂
投身濃艷之火是虎而就人之叅其威盡喪起西之
在玄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
雨亦不願爲是答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
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沉
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丘傳屬余誌之

當今口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遑狂狷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
黃門高第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顧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纂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

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歧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磨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亾而

先生之學亦公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

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

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

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

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

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

吳名士與楊子嘗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

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

按祁忠貞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

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

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
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
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
一寫性真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
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
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
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
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
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淵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
在武林潛以所作行畧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

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塲壁
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
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其飲法乳約說後起
經生寶庫垂髻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閹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叙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族卽謝世然猶及見

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
沉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
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
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王
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王書名麟
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史謚裕愍妣蔣氏封
安人王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
禍及烈廟照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
持止於贈官王書赴闕頌冤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
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王書入其幕中起廢

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王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
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
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弘光大致精畿微
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
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
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
可一旦抹撥尙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
過於矜懷流爲欽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
之前車也王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
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

十年王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王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刼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

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荻簞猶得行之死後冤矣
嘗致書如臯管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
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詹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
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壻趙延史戴泌
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
南皆諸生旦齡卽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盼生姿
王國之楨會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鎗虞山之陽
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叅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礪礪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
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
故惠吾以舉人爲秋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
曆甲辰進士第授湖洲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
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
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
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
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
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

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耻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曷茸公輿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慾乘機

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語漸成
脫巾懇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
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
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回之弊坐放如期
築倉廩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
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
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
之敗問尋至公置勿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

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
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
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
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關爾
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
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
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劾歸耶退則
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
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

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
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
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
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
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
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
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
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
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
畧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

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
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駟○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
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
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
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鷄○骨○支○牀○
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
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
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
刑○計○遠○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
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

之致龍溝北壘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
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祐
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皋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
介吾門顧謨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
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畧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蕪蟲穴其間岩關奕奕
群偷囊橐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
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寧初需於郊
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